

创世纪

祖父不肯出来做官 就肯也未见得做得。大小十来口子人 全靠祖母拿出钱来维持着，祖母万分不情愿，然而已是维持了这些年了。…… 珠家里的穷 是有背景、有根底的 提起来话长 就像是“奴有一段情呀 唱拨拉诸公听”。可是潞珠走在路上 她身上只是一点解释也没有的寒酸。

只是寒酸。她两手插在塌肩膀小袖子的黑大衣的口袋里，低头看着蓝布罩袍底下 太深的肉色线裤 尖口布鞋 左脚右脚，一探一探。从自己身上看到街上 冷得很。三轮车夫披着方格子绒毯 缩着颈子吸溜溜吸溜溜在行人道上乱转，像是忍着一泡尿。红棕色的洋梧桐 有两棵还有叶子 清晰异常的焦红小点，一点一点 整个的树显得玲珑轻巧起来。冬天的马路 干净之极的样子 淡黄灰的地 淡得发白 头上的天却是白中发黑 黑沉沉的 虽然不过下午两三点钟时分。一辆电车驶过 里面搭客挤得歪歪斜斜 三等车窗里却戳出来一大捆白杨花——花贩叫做白杨花的，一种银白的小绒骨朵，远望着，像枯枝上的残雪。

今年雨雪特别地少。自从潞珠买了一件雨衣，就从来没有下过雨。潞珠是因为一直雨天没有雨衣 积年的深刻的苦恼的缘故 把雨衣雨帽列作第一样必需品 所以拿到工钱就买了一件 想着冬天有时候还可以当做大衣穿。她在一家药房里做事，一个同学介绍的。她姊妹几个都是在学校里读到初中就没往下念了，在家里闲着。姑妈答应替她找个事 因为程度太差 嚷嚷了好些时了 也没找着。现在

她有了这个事，姑妈心里还有点不大快活。祖母是——就是姑妈给她介绍的事，也还不愿意，说她那样的人能做什么事，外头人又坏，小姐理路又不清楚——少现世了！祖母当然是不赞成——根本潋珠活在世上她就不赞成。儿孙太多了。祖父也不一定赞成，可是倒夹在里面护着孙女儿，不为别的，就为了和祖母闹别扭，表示她虽然养活了他一辈子，他还是有他的独立的意见。

每天潋珠上工，总是溜出来的。明知祖母没有不知道的，不过是装聋作哑，因为没说穿，还是不能不鬼鬼祟祟。潋珠对于这个家庭的煊赫的过去，身份地位，种种禁忌，本来只有讨厌，可是真的从家里出来，走到路上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只是一个简单的穷女孩子，那时候却又另有一种难堪。她也知道顾体面，对亲戚朋友总是这样说：“我做事那个地方是外国人开的，我帮他们翻译，练习练习英文也好，老待在家里，我那点英文全要忘了，她们还有个打字机，让我学着打字，我想着倒也还值得。”

来到集美药房，门口拉上了铁门，里面的玻璃门上贴着纸条，“营业时间：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三时至六时。”主人是犹太人，夫妇两个，一顿午饭要从十一点吃到三点，也是因为现在做生意不靠门市。潋珠从玻璃铁条里望进去，药房里面的挂钟，正指着三点，主人还没来。她立在门口看钟，仿佛觉得背后有个人，跳下了脚踏车，把车子格喇喇推上人行道来，她当是店主，待要回头看，然而立刻觉得这人正在看她，而且已经看了她许久了。仿佛是个子很高的。是的，刚才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和她一路走着的，她走得相当快，因为冷，而且心里发烦，可是再快也快不过自行车，当然他是有心，骑得特别地慢。刚才可惜没注意。她向横里走了两步，立在玻璃窗跟前。橱窗的玻璃有点反光，看不见他的模样，也看不见她自己。人家看中了什么呢？她简直穿得不像样。她是长长的身子，胸脯窄窄地在中间坟起，鹅蛋脸，额角上油油的，黄黄的，腮上现出淡红的大半个圆圈，圆圈的心却是雪白的。气色太好了，简直乡气。

她两手插在袋里，分明觉得背后有个人扶着自行车站在那里。实在冷，两人都是嘘气成云。如果是龙，也是两张画上的，纵然两幅画卷在一起，也还是两张画上的，各归各。

她一动也不动，向橱窗里望去。半晌，忽然发现，橱窗里彩纸络住的一张广告，是花柳圣药的广告，剪出一个女人，笑嘻嘻穿着游泳衣。冬天，不大洗澡，和自己的身体有点隔膜了，看到那淡红的大腿小腿，更觉得突兀。滢珠脸红起来，又往横里走了两步，立到药房门口，心里恨药房老板到现在还不来，害她站在冷风里，就像有心跟人兜搭似的，又没法子说明。她头发里发出热气，微微出汗，仿佛一根根头发都可以数得清。

主人骑了脚踏车来了，他太太坐了部黄包车。滢珠让在一边，他们开了锁，一同进去。这才向橱窗外面睃了一眼，那人已经不在。老板弯腰锁脚踏车，老板娘给了她一个中国店家的电话号码，叫她打过去。药房里暗暗的，一样冷得搓手搓脚，却有一种清新可爱。方砖地，三个环着的玻璃橱，瓶瓶罐罐，闪着微光，琥珀，湖绿。柜顶一色堆着药水棉花的白字深蓝纸盒。正中另有小橱，放着化妆品，竖起小小的广告卡片，左一个右一个，画了水滴滴的红嘴唇，蓝眼皮，翻飞的睫毛。玻璃橱前面立着个白漆长杆磅秤。是个童话的世界，而且是通过科学的新式童话《小雨点的故事》一类的。高高在上的挂钟，黑框子镶着大白脸，旧虽旧了，也不觉得老，“滴答滴答”，它记录的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表面上的人生，没有一点人事上的纠纷。

滢珠拨着电话，四面看看，心里很快乐。和家里是太两样了，待她好一点的，还是这些不相干的人。还有刚才那个人——真的，看中了她哪一点呢？冬天的衣服穿得这样鼓鼓揣揣，累累堆堆！

电话打不通。一个顾客进来了，买了两管牙膏。因为是个中国太太，老板娘并不上前招待。滢珠包扎了货物，又收钱，机器括喇一响，自己觉得真利落。冷……她整个地冻得绷紧的，可是非常新鲜。

顾客立在磅秤上，磅了一磅，走出去了，迎面正有一个人进来

磅秤的计数尺还在那里‘噶夺噶夺’上下摇动，潋珠的心也重重地跳着——就是这个人罢，高个子，穿着西装，可是说不上来什么地方有点不上等。圆脸，厚嘴唇，略有两粒麻子，戴着钢丝边的眼镜，暗赤的脸上，钢丝映成了灰白色。潋珠很失望，然而她确实知道，就是他。门口停着一辆脚踏车。刚才她是那样地感激他的呀！到现在才知道，有多么感激。

他看看剃刀片，又看看老板娘，怔了一会，忽然叫了出来道：“啊，噢，认得的呀，你记得我吗？”再望望老板，又说：“是的是的。”他大声说英文，虽然口音很坏，说得快，也就充过去了。老板娘也道：“是的是的，是毛先生。看房子，我们碰见的——”他道：“——你们刚到上海来的时候。是格林白格太太罢，好吗？”老板娘道：“好的。”她是矮胖身材，短脸，干燥的黄红胭脂里，短鼻子高高突起，她的一字式的小嘴是没有嘴唇，笑起来本就很勉强，而且她现在不大愿意提起逃难到上海的情形，因为夫妻两个弄到了葡萄牙的护照，不算犹太人了。那毛先生偏偏问道：“你们现在找到了房子在哪里，用不着住到虹口去？”格林白格太太又笑了一笑，含糊答道：“是的是的。”一面露出不安的神色，拿眼看她丈夫。格林白格先生是个不声不响，黑眉乌眼的小男子，满脸青胡子碴，像美国电影里的恶棍。他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拿了一份报纸，坐在磅秤前面的一张藤椅子上去。磅秤的计数尺还在那儿一上一下轻轻震荡，格林白格先生顺手就把它扳平了。

格林白格太太搭讪着拿了一盒剃刀片出来给毛先生看，毛耀球买了一盒，又问拜耳健身素现在是什么价钱，道：“我有个朋友，卖了两瓶给我，还有几瓶要出手，叫我打听打听市价。”格林白格太太转问格林白格先生，毛耀球又道：“你们是新搬到的么，这地方，很好的地方。”格林白格太太道：“是的，地段还好。”毛耀球道：“我每天都要经过这里的。”他四下里看看，眼光带到潋珠身上，这还是第一次。他笑道：“真清静，你们这里。明天我来替你们工作。”格林白格太太也笑了起来道：“有这样的么？你自己开着很大的铺子。——不是么？”

你们那儿卖的是各种的灯和灯泡，俺？生意非常好，俺？”毛耀球笑道：“马马虎虎。现在这时候，靠着一只店是不行了的了。我还亏得一个人还活动，时常外面跑跑。最近我也有好久没出来了，生了一场病。医生叫我每天磅一磅。”

他走到磅秤前面，干练地说一声“对不起”。格林白格先生只得挪开他的藤椅。毛耀球立在磅秤上，高而直的背影，显得像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脑后的一撮头发微微翘起。一只手放在秤杆上，戴着极大的皮手套，手套很新，光洁的黄色，熊掌似的，使人想起童话里的大兽。他说：“怎么的，你们这种老式的磅秤……”他又看了潋珠一眼。格林白格太太便向潋珠道：“你去帮他磅一磅。”潋珠摆着满脸的不愿意，走了过来，把滑钮给他移到均衡的地方。毛耀球道：“谢谢！”很快地踏到地上，拿了一包剃刀就要走了。潋珠疑心他根本就没看清楚是几磅。格林白格太太敷衍地问道：“多少？”他道：“一百三十五。”他走了之后，又过了些时候，潋珠乘人不留心，再去看了一看，果真是一百三十五磅。她又有点失望。

然而以后他天天来了，总是走过就进来磅一磅。看着他这样虎头虎脑的男子汉，这样地关心自己的健康，潋珠忍不住要笑。每次都叫她帮着他磅，她带着笑，有点嫌烦地教他怎样磅法，说：“喏！这样。”他答应着：“唔，唔。”只看着她的脸，始终没学会。

有一天他问了：“贵姓？”潋珠道：“我姓匡。”毛耀球道：“匡小姐，真是不过意，一次又一次麻烦你。”潋珠摇摇头笑道：“这有什么呢？”耀球道：“不，真的——你这样忙！”潋珠道：“也还好。”耀球道：“你们是几点打烊？”潋珠道：“六点。”耀球道：“太晚了。礼拜天我请你看电影好么？”潋珠淡漠地摇摇头，笑了一笑。他站在她跟前，就像他这个人是透明的，她笔直地看通了他，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眼睛里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

老板娘从配药的小房间里出来了，看见他们两个人隔着一个玻璃柜，都是抱着胳膊，肘弯压着玻璃，低头细看里面的摆设。潋珠冷得

踢踏踢踏跳脚。毛耀球道：“有好一点的化妆品么？”老板娘道：“这边这边。”耀球挑了一盒子胭脂，一盒粉。老板娘笑道：“送你的女朋友？”耀球正色道：“不是的。每天我给匡小姐许多麻烦，实在对不起得很，我想送她一点东西，真正一点小意思。”潋珠忙道：“不，不，真的不要。”格林白格太太笑着说她太客气了，却狠狠地算了他三倍的价钱。潋珠用的是一种劣质的口红，油腻的深红色——她现在每天都把嘴唇搽得很红了——他只注意到她不缺少口红这一点，因此给她另外买了别的。潋珠再三推却，追到门口去，一定要还给他，在大门外面，西北风里站着，她和他大声理论，道：“没有这样的道理的，你不拿回去我要生气了！这样客气算什么呢？”耀球也是能言善辩的，他说：“匡小姐，你这样我真难为情了，送这么一点点东西，在我已经是很难为情的了，你叫我怎么好意思收回来？而且我带回去又没有什么用处，买已经买了，难道退给格林白格太太？”潋珠只是翻来覆去地说：“真的我要生气了！”耀球听着，这句话的口气已经是近于撒娇，他倒高兴起来，末了他还是顺从了她拿了回去了。

有一趟，他到他们药房里来，潋珠在大衣袋里寻找一张旧的发票，把市民证也掏了出来，立刻被耀球抢了去，拿在手中观看。潋珠连忙去夺，他只来得及看到一张派司照，还有“年龄：十九岁”。潋珠道：“像个鬼，这张照片！”耀球笑笑道：“是拍得不大好。”他倚在柜台上，闲闲地道：“匡小姐，几时我同几个朋友到公园里去拍照，你可高兴去？”潋珠道：“这么冷的天，谁到公园里去？”耀球道：“是的，不然家里也可以拍，我房间里光线倒是很好的，不过同匡小姐不大熟，第一次请客就请在家里，好像太随便。我对匡小姐，实在是非常尊重的。现在外面像匡小姐这样的人，实在很少……”潋珠低着头，手执着市民证，玻璃纸壳子里本来塞着几张钱票子，她很小心地把手伸进去，把稀皱的钞票摊平了，移到上角，盖没她那张派司照。耀球望了她半晌，道：“你这个姿势真好——真的，几时同你拍照去！”潋珠却也不愿意她想她拍不起好一点的照片。她笑道：“我是不上照的。过一天我

带来给你看 我家里有一张照，一排站着几个人 就我拍得顶坏！他还没看见她打扮过呢！打扮得好看的时候，她的确很好看的。这个人 她总觉得她的终身不见得与他有关 可是她要他知道 失去她 是多大的损失。

耀球道：“好的，一定要给我看的呵！一定要记得带来的呵！”她却又多方留难 笑道：“贴在照相簿上呢！掙着多大的照相簿出来 家里人看着 滑稽哦？”耀球道：“偷偷地撕下来好了。”他再三叮嘱 对这张照片表示最大的兴趣，仿佛眼前这个人倒还是次要。潋珠也感到一种小孩的兴奋 第二天 当真把照片偷了出来。他拿在手里 郑重地看着 照里的她 定睛含笑 簪着绢花 顶着缎结。他向袋里一揣，笑道：“送给我了！”潋珠又急了 道：“怎么可以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照片 真的不行呀 真的你还我！”

争执着 不肯放松 又追他追到大门外。门前过去一辆包车 靠背上插了一把红绿鸡毛帚 冷风里飘摇着 过去了。隆冬的下午 因为这世界太黯淡了，一点点颜色就显得赤裸裸的 分外鲜艳。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 有许多都穿了蓝布罩袍 明亮耀眼的 寒碜碜粉扑扑的蓝色。楼头的水管子上 滴水成冰 挂下来像钉耙。一个乡下人挑了担子 光着头，一手搭在扁担上，一手缩在棉袄袖里 两袖弯弯的，两个长筒 使人想到石挥演的《雷雨》里的鲁贵——潋珠她因为有个老同学在戏院里做事，所以有机会看到很多的话剧——那乡下人小步小步跑着 东张西望 满面笑容 自己觉得非常机警似的 穿过了马路。给他看着 上海城变得新奇可笑起来 接连几辆脚踏车 骑车的都呵着腰，缩着颈子，憋着口气在风中钻过，冷天的人都有点滑稽。道上走着的，一个个也弯腰曲背 上身伸出老远 只有潋珠 她觉得她自己是屹然站着 有一种凛凛的美。她靠在电线杆上 风吹着她长长的髻发 吹得它更长 更长 她脸上有一层粉红的绒光。爱是热 被爱是光。

耀球说：“匡小姐，你也太这个了！朋友之间送个照片算什么

呢？——我希望你是拿我当个朋友看待的——朋友之间 送个照片做纪念 也是很普通的事。”濛珠笑道：“做纪念——又不是从此不见面了！”耀球忙道：“是的 我们不过是才开头 可是对于我 每一个阶段都是值得纪念的。”濛珠掉过头去 笑道：“你真会说 我也不跟你辩 你好好地把照片还我。”她偏过身子 手在电线杆上抹来抹去 她能够觉得绒线手套指头上破了的地方，然而她现在不感到羞耻了。她喜欢这寒天，一阵阵的西北风吹过来，使她觉得她自己的坚强洁净 像个极大极大、站在高处的石像。耀球又道：“匡小姐 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讲 关于我自己的事 我有许多要告诉你 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实在叫我很难……很难开口……”

濛珠忽然有点怜惜的意思 也不一定是对于他 是对于这件事的怜惜。才开头……也不见得有什么结果的。她就是爱他，这事也难得很。何况她并不。才开头的一件事，没有多少希望，柔嫩可怜的一点温情 她不舍得斩断它。她舍不得 舍不得呀 呵 为什么一个女人一辈子只能有一次 如果可以嫁了再嫁 没什么关系的话 像现在 这人 她并不讨厌的 他需要她 她可以觉得他怀中的等待 那温暖的空虚 她恨不得把她的身子去填满它——她真的恨不得。

有个顾客推门走进药房去了。濛珠急促地往里张了一张，向耀球道：“我要进去了 你先把照片给我。送你 也得签个名呀！”耀球钉准一句道：“签了名给我 不能骗人的！”濛珠笑道：“不骗你。可是你现在不要跟进来了 老板娘看着 我实在……”耀球道：“那么 你回去的时候 我在外面等你。”濛珠只是笑 说：“快点快点 给我！”照片拿到手 她飞跑进去了。

当天的傍晚 他在药房附近和她碰头 问她索取照片 她说：“下次罢 这一张 真的有点不方便 不是我一个人的。”他和她讲理 不生效力 也就放弃了 只说：“那么送你回去。”濛珠想着，一连给他碰了几个钉子 也不要绝人太甚了 送就让他送罢。一路走着 耀球便道：“匡小姐 我这人说话就是直 希望你不见怪。我对于匡小姐实在是

非常羡慕。我很知道我是配不上你的：我家里哥哥弟弟都读到大学毕业 只有我没这个耐心 中学读了一半就出来做事 全靠着一点聪明 东闯西闯。我父亲做的是水电材料的生意 我是喜欢独立的 我现在的一只店 全是我自己经营的。匡小姐 你同我认识久了 会知道我这人 别的没什么，还靠得住。女朋友我有很多，什么样的人都有 就没有见过匡小姐你这样的人。我知道你一定要说 我们现在还谈不到这个。我不过要你考虑考虑。你要我等多少时候我也等着，当然我希望能够快一点。你怎么不说话？”滢珠望望他，微微一笑。耀球便去挽她的手臂 射下头去 低低地笑道：“都让我一个人说尽了？”滢珠躲过一边道：“我在这儿担心 这路上常常碰到熟人。”耀球道：“不会的。”又去挽她。滢珠道：“真的 让我家里人知道了不得了。你不能想像我家里的 情形有多复杂……”耀球略略沉默了一会，道：“当然 现在这世界 交朋友的确是应当小心一点 可是如果知道是可靠的人 那做做朋友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不是？”

天已经黑了 街灯还没点上 不知为什么 马路上有一种奇异的黄沙似的明净 行人的面目见得非常清晰。虽然怕人看见 滢珠还是让他勾了她的手臂并肩走。迎着风 呼不过气来 她把她空着的那只手伸到近他那边的大衣袋里去掏手帕擤鼻子 他看见她的棕色手套，破洞里露出指头尖 樱桃似的一颗红的 便道：“冷吗 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衣袋里。我的口袋比你的大。”她把手放在他的大衣袋里 果然很暖和 也很妥帖。他平常拿钱 她看他总是从里面的袋里掏的 可是他大衣袋里也有点零碎钱钞 想必是单票子和五元票 稀软的 肮脏的 但这使她感到一种家常的亲热 对他反而觉得安心了。

从那天之后 姊妹们在家闲谈 她就有时候提起 有这样的一个人。“真讨厌，”她攒眉说，“天天到店里来。老板是不说话——不过他向来不说什么的，鬼鬼祟祟，阴死了！老板娘现在总是一脸的坏笑 背后提起来总说‘你那个男朋友’——想得起来的！本来是他们

自己的来头 不然怎么会让他沾上了!”二妹潞芬好奇地问：“看上去有多大呢？”潞珠道：“他自己说是二十六……好像是。——谁记得他那些？”第三个妹子潞华便道：“下回我们接你去 他不是天天送你回来么 倒要看看他什么样子。”潞芬笑道：“这人倒有趣得很！”潞华道：“简直发痴！”潞珠道：“真是的 哪个要他送 说来说去 嘴都说破了 就是回不掉他。路上走着 认得的人看见了 还让人说死了 为他受气 才犯不着呢！——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不见得我跑去调查！什么他父亲的生意做得多大，他自己怎么能干，除了他那号店，还有别的东西经手 前天给人家介绍顶一幢房子 就赚了十五万。”潞芬不由得取笑道：“真的喏 我们家就少这样一个能干人！”潞珠顿时板起脸来 旋过身去 道：“不同你们说了 你们也一样的发痴！”潞芬忙道：“不了 不了！”潞珠道：“你们可不许对人说 就连妈 知道了也不好办，回头说：都是做事做出来的！再让他把我这份事给弄丢了，可就太冤枉！……这人据他自己说 连中学也没毕业呢 只怕还不如我。当然现在这时候 多少大学毕业生都还没有饭吃呢 要找不到事还是找不到事，全看自己能耐，顶要紧的是有冲头——可是到底 好像……”

自从潞珠有了职业 手边有一点钱 隔一向总要买些花生米之类 请请弟妹们 现在她们之间有了这秘密 她又喜欢对她们诉说 又怕她们泄漏出去 更要常常地买了吃的回来。这一天 她又带了一尊蛋糕回来，脱下大衣来裹住了纸匣子，悄悄地搬到三楼，和妹妹们说：“你看真要命 叫他少到店里来 他今天索性送了个蛋糕来 大请客。格林白格太太吃了倒是说好 原来他费了一番心 打听他们总是哪家买点心的 特为去定的。后来又捧了个同样的蛋糕在门口等着我 叫我拿回来请家里的弟弟妹妹 说‘不然就欠周到了’。我想 要是一定不要 在街上拉呀扯的 太不像样 那人的脾气又是这样的 简直不让人说不 把蛋糕都要跌坏了！”切开了蛋糕 大家分了 潞华嘴里吃着人家的东西 眼看着姐姐烦恼的面容 还是忍不住要说：“其实你

回就给他个下不来台，省得他老是黏缠个不完！”濛珠道：“我不是没有试过呀，你真跟他发脾气，他到底没有什么不规则的地方，反而显得你小气，不开通。你跟他心平气和地解释罢，左说右说，他的话来得个多，哪里说得过他？”

蛋糕里夹着一层层红的果酱，冷而甜。她背过身去面向窗外拿着一块慢慢吃着，心里静了下来，又有一种悲哀。几时和他决裂这问题，她何尝不是时时刻刻想到的。现在马上一刀两断，还可以说是不关痛痒，可就是心里久久存着很大的惆怅，没有名目的。等等罢。这才开头的，索性等它长大了，那时候杀了它也是英雄的事，就算为家庭牺牲罢，也有个名目。现在么，委屈也是白委屈了。

旧历年，他又送礼。送女朋友东西，仿佛是圣诞节或是阳历年比较适当，可是他们认识的时候已经在阳历年之后了。濛珠把那一盒细麻纱手绢，一盒丝袜，一盒糖，全都退了回去。她向格林白格太太打听了毛耀球的住址，亲自送去的。他就住在耀球商行后面的一个衙堂里。她猜着他午饭后不会在家的，特地拣那个时候送去。在楼底下问毛先生，楼底下说他住在二楼，他大约是三房客。她上楼去，一个老妈子告诉她毛先生出去了，请她进去坐，她说不必了，可是也想看看他的生活情形，就进去了。似乎是全宅最讲究的一间房，虽然相当大，还是显得挤，整套的深咖啡木器，大床大柜梳妆台，男性化的只是那随便，棕绿毛绒沙发椅上也罩椅套，满是泥痕水渍。濛珠也没好意思多看，把带来的礼物放在正中的圆台上，注意到台面的玻璃碎了个大裂子，底下压了几张明星照片。她问老妈子：“毛先生现在不在前面店里罢？”老妈子道：“不会在店里的，店一直要关到年初五呢。”濛珠考虑着，新年里到人家家里来，虽然小姐们用不着丢钱，近来上海的风气也改了，小姐家也有给赏钱的了，可是这老妈子倒不甚计较的样子，一路送她下去，还说：“小姐有空来玩，毛先生家里人不住在一起，他喜欢一个人住在外面，亏得朋友多，不然也冷静得很。”濛珠走到马路上，看看那店，上着黄漆的排门，二层楼一溜白漆玻

璃窗 看着像乳青 大红方格子的窗棂 在冬天午后微弱的太阳里 新得可爱。她心里又踏实了许多。

耀球第二天又把礼物带了来，逼着她收下，她又给他送了回去。未了还是拿了他的。现在她在她母亲前也吐露了心事。她父亲排行第十 他们家乡的规矩“，十少爷 嫌不好听 照例称作‘全少爷’”少奶奶就是‘全少奶奶’。全少奶奶年纪还不到四十 因为忧愁劳苦 看上去像个淡白眼睛的小母鸡。听了她的话，十分担忧 又愁这人来路不正 又愁门第相差太远 老太爷老太太跟前通不过去 又愁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将来要懊悔 没奈何 只得逐日查三问四 眼睁睁望着潋珠。妹妹们也帮着向同学群中打听，发现有个朋友的哥哥从前在大沪中学和毛耀球同过学 知道他父亲的确是开着个水电材料店 有几家分店 他自己也很能干。有了这身份证 大家都放了心。潋珠见她母亲竟是千肯万肯的样子 反而暗暗地惊吓起来 仿佛她自己钻进了自己的圈套 赖不掉了。

她和毛耀球一同出去了一次 星期日 看了一场电影之后 她不肯在外面吃晚饭，恐怕回来晚了祖母要问起。他等不及下个礼拜天，又约她明天下了班在附近喝咖啡。明天是祖母的生日。她告诉他：“家里有事。”磨缠了半天 但还是答应了他。对别人 她总是把一切都推在毛耀球惊人的意志力与口才上：“你不知道他的话有那么多！对他说‘不’简直是白说吗 逼得我没法子！”

讲好了他到药房里来接她，可是那天下午，药房里来了个女人，向格林白格太太说：“对不起 有个毛耀球 请问你 他可是常常到这儿来？我到处寻他呀！我说我要把他的事到处讲，喂——要他的朋友们评评这个理！”格林白格太太瞪眼望着她 转问潋珠：“什么？她要什么？”潋珠站在格林白格太太身后 小声道：“不晓得是个什么人。”那女人明知格林白格太太不懂话 只管滔滔不绝说下去道：“你这位太太 你同他认识的 我要你们知道知道毛家里他这个人 不是我今天神经病似的凭空冲得来讲人家坏话，实在是，事到如今——”

她从线呢手笼里抽出手帕，匆匆抖了一抖。仓促间却把手笼凑到鼻尖揩了一揩，背着亮，也看不清她可是哭了。她道：“我跟他也是舞场里认识的，要正式结婚，他父亲是不答应的。那么说好了，先租了房子同居，家里有他母亲代他瞒着。就住在他那个店的后面，已经有两年了。慢慢地就变了心，不拿钱回家来，天天同我吵，后来逼得我没法子说‘走开就走开’，我一赌气搬了出来。可是，只要有点办法，我还是不情愿回到舞场里去的呀。拖了两个月，实在弄不落了，看样子不能不出来了。难我忽然发现肚里有小团了。同他有了孩子，这事体又两样。所以我还是要找他——找他又见不到他——她那粗哑的喉咙，很容易失去了控制，显得像个下等人，越说越高声，突然一下子哽住了，她拾起手笼挡着脸，把头左右摇着，面颊挨在手背上擦擦干。一张凹脸，鬍发梳得高高的，小扇子似的展开在脸的四周，更显得脸大。她背亮站着，潋珠只看见她矮小的黑影，穿着大衣，扛着肩膀，两鬓的鬍发里稀稀漏出一丝丝的天光。潋珠的第一个感觉是惶恐，只想把身子去遮住她，不让人看见，护住她，护住毛耀球。人家现在更有得说了，母亲第一个要骂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行？”征求大家的意见，再热心的旁边人也要说：“我看不大好！”

这时候，格林白格先生也放下报纸走过来了，夫妻两个皱眉交换了几句德国话。格林白格太太很严重地问潋珠：“她找谁？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潋珠嗫嚅道：“她找那个毛先生。”那女人突然转过来向着潋珠，大声道：“这位小姐，你代我讲给外国人听。几时看见他？替我带个话——不是我现在还希罕他，实在是，我同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也叫没有办法了。不然的话，这种人我理也不要理他，没良心的！真也不懂为什么，有的女人还会上他的当，已经有一次了，我搬出来没两天，他弄了个女朋友在房间里，我就去捉奸。就算是没资格跟他打官司，闹总有资格闹的，不过现在我也不要跟他闹了，为了肚里的孩子，我不能再跟他闹了——女人就是这点苦呀！”

格林白格太太道：“这可不行，到人家这儿来哭哭啼啼的算什么？”

你叫她走！”潞珠只得说道：“你现在还是走罢，外国人不答应了！”那女人道：“我是本来要走了——大家讲起来都是认识的，客客气气的好……话一定要给我带到的，不然我还要来。”她还在擦眼泪，格林白格太太把手放在她肩膀上一阵推，一半用强，一半劝导着，说：“好了，好了，现在你去，噢，你去罢，噢！”格林白格先生为那女人开了门，让她出去。

格林白格太太问潞珠道：“她是毛先生的妻么？”潞珠道：“不。”他们夫妻俩又说了几句德国话，格林白格太太便沉下脸来向潞珠道：“这太过分了，弄个人来哭哭啼啼的！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一回事！”潞珠要辩白也插不进嘴去，她啐栗剥落说下去道：“——跟一个顾客随便说话是可以的，让他买点东西送给你也是可以的，偶尔跟他出去一两趟，在我们看来也是很平常，不过我不知道你们，也许你们当桩事，尤其你家里是很旧式的，讲起来这毛先生是从我们这儿认识的，我们不能负这个责任！”潞珠红着脸道：“我也没跟他出去过——”格林白格太太道：“那很好。今天晚上他要送你回去么？”潞珠道：“他总在外面等着的……”格林白格太太道：“你打个电话给他，就告诉他这回事，告诉他你认为是很大的侮辱，不愿意再看见他。”

潞珠这时候彻底地觉得，一切的错都在自己这一边，一切的理都在人家那边。她非常服从地拿起电话。没有表轨声。她揪了揪，听听还是没有一点声音。抬头看到里面的一个配药的小房间，太阳光射进来，阳光里飞着淡蓝的灰尘，如同尘梦，便在当时，已是恍惚得很。朱漆橱上的药瓶、玻璃盅、玫瑰漏斗、小天平秤，看在眼里都像有一层雾。……电话筒里还是沉寂。

不知为什么，和他来往，时时刻刻都像是离别。总觉得不长久，就要分手了。她小时候有一张留声机片子，时常接连听个七八遍的，是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嘤呀嘤的，小小的一个调子，再三重复，却是牵肠挂肚。……药房里的一把藤椅子，拖过一边，倚着肥皂箱，藤椅的扶手，太阳把它的影子照到木箱上，弯弯的藤条的影子，像三个

穹门，重重叠叠望进去，倒像是过关。旁边另有些枝枝直竖的影子，像栅栏。虽然看不见杨柳，在那淡淡的日光里，也可以想像边城的风景。有两棵枯了半边的大柳树，再过去连这点青苍也没有了。走两步又回来，一步一回头，世上能有几个亲人呢？而这是中国人的离别，肝肠寸断的时候也还敬酒饯行，作揖万福，尊一声“大哥”、“大姐”，像是淡淡的……溱珠那张《阳关三叠》的唱片，被她拨弄留声机，磕坏了。她小时候非常顽劣，可是为了这件事倒是一直很难受。唱片唱到一个地方，调子之外就有咯噎咯噎的嘎声，直叩到人心上的一种痛楚。后来在古装电影的配音里常常听到《阳关三叠》，没有那咯噎咯噎，反而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溱珠原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只因她是第一个孩子，一出世的时候很娇贵，底下的几个又都是妹妹，没一个能夺宠的，所以她到七八岁为止，是被惯坏了的。人们尊重她的感情与脾气，她也就有感情，有脾气。一等到有了弟弟，家里谁都不拿她当个东西了，由她自生自灭，她也就没那么许多花头了，呆呆地长大，长到这么大了，高个子，腮上红喷喷，简直有点蠢。

家里对她，是没有恩情可言的，外面的男子的一点恩情，又叫人承受不起。不能承受，断了的好。可是，世上能有几个亲人呢？

她把电话放回原处，隔了一会，再拿起来。刚才手握的地方与嘴里呼吸喷到的地方已经凝着气汗水。天还是这样冷。耳机里面还是死寂。

格林白格太太问道：“打不通？”她点点头，微笑道：“现在的电话就是这样！”格林白格太太道：“这样罢，本来有两瓶东西我要你送到一个地方去的，你晚一点五点钟去，就不必回来了。等他来接你，我会同他说话的。”溱珠送货，地方虽不甚远，她是走去走来的，到家已经六点多。从后门进去，经过厨房，她母亲在那里烧菜，忙得披头散发的。溱珠道：“怎么没个人帮忙？”全少奶奶举起她那苍白笔直的小喉咙，她那喉咙，再提高些也是唧唧喳喳、鬼鬼祟祟。她道：“新来的拿乔，走了！你这两天不大在家，你不知道——听了衙堂里人的

话说人家过年拿了多少万的赏钱头钱，这就财迷心窍，嫌我们这儿太苦。又说一天到晚扫不完的猫屎——那倒也是的。本来老太爷那些猫，也是的。可是单拣今天走，知道老太爷过寿，有意地诌人。今天的菜还是我去买的，赤手空拳要我一个人做出一桌酒席来，又要好看，又要吃得，又要够吃……你给我背后围裙系一系，散了下来半天了，我也腾不出手来。滢珠替她母亲系围裙，厨房里乌黑的，只有白泥灶里红红的火光，黑黑的一只水壶，烧着水，咕噜咕噜像猫念经。

滢珠上楼，楼上起坐间的门半开着，听见里面叫王妈把蛋糕拿来，月亭少奶奶要走了，吃了蛋糕再走。随即看见王妈捧了蛋糕进去。滢珠走到楼梯口，踌躇了一会。刚赶着这个时候进去，显得没眼色，不见得有吃的分到她头上。想想还是先到三层楼上去，把蓝布罩衫脱了再进去拜寿。

她没进去，一只白猫却悄悄进去了。昏暗的大房里，隐隐走动着的雪白的狮子猫，坐着身穿织锦缎的客人，仿佛还有点富家的气象。然而匡老太太今年这个生日，实在过得勉强得很。本来预备把这笔款子省下来，请请自己出去吃顿点心，也还值得些。这一辈子还能过几个生日呢？然而老太爷的生日，也在正月底，比她早不了几天。他和她又是一样想法。他就是不做生日，省下的钱他也是看不见的，因为根本家里全是用老太太的钱——匡家本来就没有多少钱，所有的一点又在老太爷手里败光了。老太太是有名的戚文靖公的女儿，带来丰厚的妆奁，一直赔贴到现在，也差不多了——老太爷过生日，招待了客人，老太太过生日，也不好意思不招待。可是老太太心里怨着，面上神色也不对。她以为她这是敷衍人，一班小辈买了礼物来磕头，却也是敷衍她，不然谁希罕吃他们家那点面与蛋糕，十五六个人一桌的酒席，现她还是满面不乐，都觉得捧场捧得太冤了，坐不住，陆续辞去。剩下的只有侄孙月亭和月亭少奶奶，还有自己家里姑奶奶，姑奶奶的两个孩子，还有个寡妇沈太太，远房亲戚，做看护的，现在又被姑奶奶收入她的麾下，在姑奶奶家帮闲着孩子。匡老太太许多儿女之

中，在上海的惟有这姑奶奶和最小的儿子全少爷。

老太太切开蛋糕，分与众人，另外放开一份子，说：“这个留给姑奶奶。”姑奶奶到浴室里去了。老太太又叫：“老王，茶要对了。”老妈子在门外狠声恶气杵头杵脑答道：“水还没开呢！”老太太仿佛觉得有人咳嗽直咳到她脸上来似的，皱一皱眉，偏过脸去向着窗外。

老太太是细长身材，穿黑，脸上起了老人的棕色寿斑，眉睫乌浓，苦恼地微笑着的时候，眉毛睫毛一丝丝很长地仿佛垂到眼睛里去。从前她是个美女，但是她的美没有给她闯祸，也没给她造福，空自美了许多年。现在，就像赍志而殁，阴魂不散，留下来的还有一种灵异。平常的妇人到了这年纪，除了匡老太太之外总没有别的名了，匡老太太却有个名字叫紫微。她辈分大，一直从前，有资格叫她名字的人就很少，现在当然一个个都去世了，可是她的名字是紫微。

月亭少奶奶临走丢下的红封，紫微拿过来检点了一下，随即向抽屉里一塞。匡老太爷匡霆谷问了声：“多少？”紫微道：“五百。”霆谷道：“还是月亭少奶奶手笔顶大。”紫微向沈太太皱眉笑道：“今年过年，人家普通都给二百，她也是给的五百。她尽管阔气不要紧，我们全少奶奶去回拜，少了也拿不出手，啰！照规矩，长一辈的还要加倍，啰！”沈太太轻轻地笑道：“其实您这样好了，您把五百块钱收起一半，家里佣人也不晓得的，就把这个钱贴在里头给他们家的佣人，不是一样的？”一语未完，他家的老妈子凶神似的走了进来，手执一把黑壳大水壶，离得远远的把水浇过来，注入各人的玻璃杯里。沈太太虽能干，也吓噤住了。

紫微喝了口茶，和沈太太搭讪着说：“月亭他们那儿的莲子茶，出名的烧得好。”沈太太道：“少奶奶这样一个时髦人，还有耐性剥莲子么？”紫微摇头道：“少奶奶哪会弄这个——”全少爷岔上来便道：“再好些我也不吃他们的。我年年出去拜年，从来不吃人家的莲子茶，脏死了——客人杯子里剩下来的再倒回去，再有客人来了，热一热再拿出来，家家都是这样的！”他耸着肩膀，把手伸到根根直竖的长头发里